



L E S 可 怕 的 孩 子

E N F A N T S

Jean Cocteau



T E R R I B L E S

〔法〕让·谷克多 —— 著 刘树坤 —— 译



L E S 可 怕 的 孩 子

E N F A N T S

Jean Cocteau

T E R R I B L E S

[法] 让·谷克多 —— 著 刘树坤 ——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可怕的孩子/(法)谷克多(Jean Cocteau)著;
刘树坤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8.12
ISBN 978-7-5327-7697-9

I. ①可… II. ①谷…②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07896 号

Jean Cocteau

LES ENFANTS TERRIBLES

可怕的孩子

[法]让·谷克多 著 刘树坤 译
责任编辑/黄雅琴 装帧设计/胡 枫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5 插页 6 字数 42,000

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697-9/I·4720

定价: 35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71-85506965

第一部



蒙蒂耶公寓夹在巴黎西区克里西街和阿姆斯特丹街两条斜街之间，开在克里西街的是后门，一扇铁栅门；阿姆斯特丹街上的是大门，可容马车通过，总是开着。一过这拱门，就算是进蒙蒂耶了，一个正气的长圆形院子，高墙下两三间小平房，挂着厚窗帘，里面该是住着画家吧，想来房里一定满是徽章、锦缎、异域高官的肖像画和篮中猫的静物画。房间的主人为声誉所累，求画者甚多，却不张扬，是这片公寓的宁静抵御了尘嚣。

不过每天总有那么两回，这份宁静会被惊扰，一次是上午十点半，另一次是下午四点。那是龚多赛男子中学的学生冲出了校门，把公寓院子当成了他们的演兵场。这个中学不大，就在阿姆斯特丹街 72 号甲对面。院子顿时人声鼎沸，成了中世纪的集市——有谈情说爱的，有玩游戏的，

有耍戏法的，有交易邮票和玻璃球儿的；更有甚者，角落处，好欺生者正交头接耳，挑选着猎物，预谋着陷阱，欲在课堂上使出致命的一击，这长袖善舞之功令尊长们都大跌眼镜。是啊，这群十四五岁的学生可不简单啊！来年，他们就要升入位于高马丁街的高中。到时，阿姆斯特丹街的初中肯定不入他们的法眼，“小大人”立马改头换面，不再斜挎书包，书和本子就用一方粗布一根帆布绳子，裹巴裹巴就奔学校了。

不过现在他们还是初中生，青春的骚动中带着点孩子气，难免由着性子来。这也是天性使然，就像摔了跤忘了疼那样没啥记性，可他们特别警觉，很难被撞见，一旦发现有人来了，他们就不出声了，换了副嘴脸。这群善变者要么如野兽般怒竖鬃毛，要么如花草般信手低眉，但绝不会透露一星半点他们的起止行藏。外人揣测，这个小团体亦难逃勾心斗角、替罪羔羊、屈打成招、威胁恫吓、身心折磨、忍辱负重，但其间的细枝末节却无从知晓，就算偶尔听到只言片语，也因是暗语密令而不知所云。玛瑙红玻

玻璃儿和邮票成了他们的硬通货，头儿、二当家的口袋里满是“贡品”，“聚义厅”里间或传来惊呼声。我猜想小平房里、闭门不出的画家定不会放过如此好戏，正轻挑帷帘，细绘“群魔”，名曰《“烟囱工”的雪仗，可爱的顽童或猜猜我是谁》。

那是个冬夜，前日就开始下的雪给周遭抹上了别样的景致。蒙蒂耶公寓也清爽了不少，显得年轻了。软泥接落雪，银花似无意他处，只流连于此。

湿滑的雪地上，上学的孩子踏出了条硬邦邦的泥路。街沿一路灰蒙蒙的积雪。台阶上、天棚上、房檐上还留着残雪。厚重的凸缘和挑檐，轻白的疏影和雪色，两两相映，浮现着些许温情，些许期待；雪后初霁，白茫茫清悠悠，飘絮躺落石上，纤尘不染，透出高洁之气——素裹银装下的蒙蒂耶公寓似着了魔法，成了小巧精致的沙龙。

空荡荡的街道少了点诗意，煤气灯也显得无精打采，间或一阵凛冽的寒风摇曳着火苗。地上的薄冰裂开了，露

出东一块西一块的泥地；阴沟边的雪堆让不少人中招跌倒；街角暗处，已有人冻死了。

此时再看蒙蒂耶公寓，又是另一片光景。那几间平房不再是画家们看好戏的包厢了，而成了名副其实的黑屋，闭门谢客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
大雪赶走了占着大院的集市，没了杂耍卖艺的、干苦力的、做买卖的，却有股硝烟味。

四点刚过十分，大门口已聚集了些“学生兵”，队伍还在壮大，不断有结伴或独自来入伙的。看来要出事了，最好先别急着从门口过。

“你看到达吉罗斯了吗？”

“噢……没……好像没看到。”

回话的是个学生，正和另一个学生扶着膝盖上包着手帕的“伤兵”往外走。受伤的紧拽着那个学生，单脚跳着前行。

问话的脸色苍白，眼神黯淡，像个病人；他走路像个跛子，斗篷一直拖到了腿肚子，像是要盖住那个怪怪的突

起，他别是个驼背吧！忽然，他一甩斗篷，朝堆书包的角落走去。瞧他走路的架势，斜挎着皮书包，挺沉的，遮着胯部，别是那儿也有问题？他扔下书包，不装残疾了，但眼神依然黯淡。

他径直向“战场”走去。

门口的右手人行道上，时明时暗的煤气灯下，正上演着“夜审俘虏”的好戏。四个学生将一小个子前胸抵着墙，其中的高个子在“俘虏”脚边蹲下，又是揪耳朵，又是扳脑袋，硬要人“欣赏”他恶心的鬼脸。扭曲变形的怪相还真吓人。被逮的抽泣起来，想要低头闭眼，逃过这活罪。“怪脸人”可不善罢甘休，抓起一把脏雪就往“猎物”耳朵里塞。

病恹恹的学生没心思看这出好戏，急着从“枪林弹雨”中杀出条“雪”路。

他在找达吉罗斯，他“爱”的达吉罗斯。

这“爱”的痛苦无可名状，撕心裂肺，无药可救；这渴望无欲无求。这种折磨人的滋味，之前他从未有过。

达吉罗斯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眼里只瞧得上两种人——不是他的对手，就是他的小兄弟。那个“病”学生一看到“心上人”头发乱蓬蓬、膝盖血淋淋、口袋满当当，就找不到“北”了。

他被“战”势鼓舞，拼尽全力，朝达吉罗斯奔去，就是为了去保护他，为了向他证明自己。

大雪纷飞，衣服上、石墙上堆积起了星星点点。忽明忽暗，隐隐约约，终于看到他了，脸色发红，正高声喊着什么，手指着下一个攻击目标。

“病”学生踉跄着，欲唤“心上人”。可有个达吉罗斯的追随者站在高处，认出了他。刚开口“达……”，飞来的雪球就把嘴堵上了，卡在口里，牙齿寒战不止。一阵哄笑声中，他瞥见了达吉罗斯，被同党们围着，双颊映火，乱发四散，手舞足蹈。

暗拳袭来，重重地，如巨石砸胸。顿时，脑袋一片空白，他仿佛看见“圣坛”上，头顶“光环”的达吉罗斯傻了眼，僵在那里。

他倒在地上，血从嘴角涌了出来，顺着下巴和脖子，染红了白雪。口哨声四起，转眼间，院子里已空无一人。几个好事者围了过来，盯着口鼻流血不止的少年，却无动于衷。胆小的不愿凑近，打着响指，撇着嘴，抬头扬眉，走远了。其他的一溜步，拿起书包，也溜了。达吉罗斯他们站在台阶上，一动不动，也傻了眼吧！学校门房和学监得了消息，由一个叫吉拉德的学生领着，终于来了。两人扶起躺在地上的伤者；学监回过身去，问道：

“达吉罗斯，是你干的？”

“老师，是的。”

“跟我回学校。”

同伙们跟着他一起去了。

虽然有人不愿承认，可长得讨人喜欢就是占便宜。

龚多赛中学的老师都偏爱达吉罗斯。今天这事儿让学监很头疼。

受伤的已被抬到门房那儿。门房老婆挺沉着的，给他洗了伤口，正试着叫醒他。

门外全是看热闹的，达吉罗斯一个人进了屋。吉拉德哭着，拽着伤者的手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，达吉罗斯？”

“老师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正打雪仗，他吃了个我扔的雪球，可能那玩意儿重了点，好像还正砸在心口，他“噢”的一声就倒在地上了。开始我还以为是别人的雪球让他鼻子出血了。”

“雪球怎么会把人打晕呢？”

“老师，老师，”一个学生抢着说道，“他肯定在雪球里塞了石头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达吉罗斯耸耸肩。

“回答呀！”

“没什么可说的。您看，他醒了，还是问他吧……”

伤者苏醒了，头枕着吉拉德的手臂。

“觉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别这样说，你刚才受伤了，昏了过去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告诉我你怎么会晕倒的？”

“我胸口被雪球砸中了。”

“雪球不会弄伤人的！”

“可并没有什么其他东西砸到我。”

“有人可说这颗雪球里裹着块石头。”

伤者看看达吉罗斯，耸耸肩说道：

“那是胡说的。吉拉德，你疯了，别乱说。雪球就是个雪球。我跑得猛了点，头一晕就摔倒了。”

学监叹了口气。

达吉罗斯撇清了干系，可以走了；还没到门口，忽地转过身来。大家都以为他要去安慰一下伤者。没想到，他在门房卖文具、糖果的柜台前站定，犹豫了片刻，从口袋

里掏出几枚硬币，放到台沿上，取了根细得像鞋带的甘草棒棒糖。接着，他手执军礼，跨步离开了。

学监已派人叫了辆车，打算送伤者回家。可吉拉德坚称不用学监陪着了，去了反而添乱，有他就行了。

“这不，看，保罗好多了！”他缓和了一下口气。

学监也没坚持。雪还在下。保罗住在蒙马特街。

学监看着吉拉德扶着朋友上了车，盖好羊毛围巾和斗篷，终于重担落肩了。

路结冰了，车子缓缓前行。保罗靠在后座，脑袋不停地左颠右簸。吉拉德一抬头，借着街灯，瞥见他脸庞煞白，紧闭着双眼，鼻影和粘着血痂的嘴角显得特别突兀。他喃喃道：“保罗……”保罗听到了，但头太沉了，发不出声来。他从厚重的斗篷里伸出手来，轻放在吉拉德的掌心中。

面对这样的境遇，还是孩子的他们总会往坏处想。虽知生命力之顽强，可每每遇事，他们总会悲观面对；但又因年轻，“死”尚不足惧，绝境亦如幻境。

吉拉德一个劲地说：“保罗死了，保罗要死了。”当然他不希望这是真的。保罗如果死了，会在他心里留下永远的印迹，如春梦一场，如雪中一游。因为，他喜欢保罗就像保罗之于达吉罗斯。在吉拉德看来，保罗的魅力正是在于他的弱点。

保罗眼里只有达吉罗斯，要强懂事的吉拉德只能暗暗地跟着他、保护他，不想他为“情”所困。刚才雪中那一幕，吉拉德是不是太莽撞了？！保罗的无动于衷激起了他的痴情——你要和达吉罗斯在一起，那我也是，就是要跟着你。于是，像那些看热闹的，远远地关注着雪仗。看到保罗血淋淋地倒在地上，想到达吉罗斯他们不是好惹的，他就急着讨救兵去了。

现在，又一如平常了，吉拉德像个忠仆，守护着保罗。小车、街灯、寂静把他带入犹如天堂人间的梦境，沉醉其中，似中了魔法。此时无助的保罗惹人怜爱，他的一腔痴情终于有了着落。

猛地想到蒙冤的达吉罗斯，是妒忌让他口无遮拦，诬陷了“情敌”。方才门房一幕又浮现在眼前：傲然耸肩的达吉罗斯；冷眼责难的保罗，为了保护“心上人”，为了替他开脱而拼尽全力说出“你疯了”。别再想这事了，这不全是没来由的。雪球在达吉罗斯这个铁手那儿，比锯齿折刀更有杀伤力。保罗早晚会忘了这事的。这群少年的世界跌宕